

戏曲舞台里的写意乾坤

——浅谈山西传统戏曲“砌末”中的“桌椅”及“台帐”设场规制

□ 褚建安

“山西戏曲砌末台帐设场规制”在山西的历史渊源深远,其发展与山西作为“中国戏曲摇篮”的地位紧密相连。它并非一人一时所创,而是依托山西丰厚的戏曲资源、剧场遗存和演出传统,在数百年实践中逐步定型的。

“砌末”一词始见于元代戏曲史料,是当时的戏班行话,意指戏曲舞台上的零杂用具。山西作为元杂剧核心地,剧作家辈出(元曲四大家中关汉卿、白朴、郑光祖三位都是山西人)、演出繁盛,为“砌末”术语的固定和使用提供了土壤。“砌末”的首要任务是配合演员表演,具有高度假定性和象征性。比如一根马鞭代表骑马,一柄船桨代表行船。但“砌末”中最核心的组合应为一桌二椅,它通过各种摆法,可象征公堂、店房、山石、床榻等不同场景。

从宋金墓砖雕到元代壁画,山西特别是晋南地区的戏曲文物,为“砌末”的早期形态提供了关键物证,稷山马村、侯马董明等金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戏曲砖雕。这些砖雕雕刻着完整的演出场景,不仅包含角色和乐器,也保留了桌椅等道具的初始形态。侯马董明墓金代戏台模型(1210年)更是舞台空间的直接缩影,证明了当时桌椅道具已是剧场必备。洪洞县广胜寺明应王殿元代戏曲壁画是目前保留的最早“门帘台帐”形象,壁画中幕幔卷起供演员出入,这正是“砌末”中划分前后台重要道具的雏形。

除壁画外,山西大量明清古戏台的形制,也印证了“设场”空间的成熟。如太原晋祠水镜台、河津樊村戏台(建于1391年)等,都通过后金柱或建筑拼接明确划分出了专供演员备

妆的后台。不仅如此,山西现存金、元、明、清古戏台2800余座,占全国七成以上,其中全国仅存的8座元代古戏台均在山西。这些剧场建筑直接见证了“砌末”台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剧环境。明清以来,随着梆子戏兴起,“砌末”的运用与桌、椅、桌围、椅帔的设场规制日趋成熟和完备,这一传统在山西地方剧种中代代相传,延续至今。总体而言,戏曲“砌末”台帐在山西的渊源,是实物(古墓砖雕、古戏台、壁画)、文献(碑刻、学术专著)与活态传承(地方剧种、历代艺人)相互印证的过程。它植根于宋金,定型于元,并在此后数百年间不断丰富,成为山西戏曲深厚文化底蕴的生动注脚。

山西戏曲“砌末”台帐设场规制是山西地方剧种(晋剧、北路梆子、蒲剧、上党梆子、晋中秧歌、临县道情、孝义碗碗腔等)的戏曲表演设场的传统式样,属于传统戏曲“砌末”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“设场”又称“摆列”,是戏曲舞台通过桌椅与帐幔的不同组合来界定场景、象征环境的程式化手法,其核心原则是“以虚驭实、景随人移”,一张桌子、两把椅子、一顶帐幔,通过“大座”“小座”“八字桌”“帅帐”“楼帐”“床帐”等不同摆法,既可表现宫廷禁地、庵观寺院、城楼山岗、亭台轩榭、舟船官轿、居室闺房,也可表现房门、围墙等千变万化的戏剧空间。戏谚云:不用特效不用幕,一桌二椅演万物。生旦净丑台上站,无景胜有万重图。一桌二椅是戏曲舞台上的基本装置。通常出现的形式为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,故名。桌椅一般为木质,髹红漆,上加桌

围、椅帔作为装饰,以区别于生活用具(20世纪60年代前仅装饰正面,60年代后发展为三面遮盖,更显完整)。清代中晚期桌围、椅帔多为红色或其它颜色素底,衬里,桌围上沿有15厘米水沿,裙身及水沿处四周沿黑色双线或三线边。民国后渐有四周绣边花和角花,中央绣团花图案。桌围、椅帔一般与大帐子配套制作,具有美化舞台与渲染气氛的作用。一桌二椅在舞台上有高度的适应性、灵活性和多变性,桌椅用时可多可少,可分可合,视剧情需要而定。既可作为不同场合的实用桌椅,也可作为山、楼、床、门等的代用物,除了直接帮助演员完成表演之外,也通过不同的摆法和不同色彩与纹样并结合其它“砌末”,对剧情的地点和人物关系具有一定的表现或象征作用。如:一张桌子上置放不同的砌末即可表示书房、公堂、军营、帅帐,又可表现土坡、高山、舟车、桥梁。桌椅的组合形式有多种,除了一桌一椅、一桌二椅,还有二桌二椅,二桌四椅、三桌五椅、三桌六椅、三桌七椅等,演出中运用桌椅不同程式的摆法,也可以显示各种地点、环境的变化。与一桌二椅同时表现舞台环境的帐幔更是妙不可言,一帐置景,入戏精妙。不同境地,各有所用,或军帐法度森严,或大堂庄严肃穆,或床榻绵绵悱恻,或楼阁登高眺望。帐幔作为戏曲舞台上的抽象符号,演出中可以简约指代各种场景。一帐设置可以模拟室内、室外不同场景,更是演员很多的身段表演的重要辅助。

清早期帐幔为名旦角自备品,形制是现在

帐幔的一半大,均为素布或素色绸缎制作,四周沿黑色双线或三线边。清光绪中期晋商班社中偶有红缎绣金花大帐幔出现,俗称“大帐子”,故将清早期的素色小帐幔称为“小帐子”。民国年间帐幔的颜色逐渐增多,绣金帅帐也相继出现并普遍应用。大的戏曲班社均要备有几堂制作精致的大小帐幔。传统帐幔用绸缎制作,衬里,四周绣边花和角花,中央绣图案,常见的帐幔有红、黑、香以及粉色。皇室宫韩绣龙凤图案,贫家寒舍只绣边沿处,小姐闺房绣花鸟卷草或团花等,山西地方戏曲演出中很多表示军营大帐的帐幔一般用红色平金大帐,帐两侧各设一椅,椅背面向观众,帐帘掀起挂于两侧。设内帐时,帐帘垂闭,椅子设于帐内,以示庄重。设床帐时,两椅相对而置,设于帐杆内,帐帘下垂即是床榻,人物上下床时用手掀开帐帘即可。设楼帐时,椅背面向观众,设于帐杆外,《空城计》中的西城,《香囊计》中的绣楼均为以帐代楼的设场法。在传统戏曲的演出中,不同色彩纹样和摆法的帐幔,是戏曲舞台上交待场景的常用手段,以简驭繁、以物代物,通过有限的实体陈设和丰富的象征语义,完成场景界定和环境营造。山西戏曲帐幔设场规制承载着中国传统戏曲“无中生有,虚实相生”的美学思想,是研究地方戏曲的舞台艺术、演出规制和审美观念的活态样本,具有重要的历史、文化和艺术价值。

雕梁画栋中的古今传奇

——孝义古戏台初探

□ 郭庆龙

孝义古戏台是晋西黄土高原上的戏曲活化石,承载着千年孝义文脉与民间演艺记忆,融建筑、雕刻、声学、民俗于一体,既是古代神庙祭祀与乡村公共文化的核心载体,也是孝义地域文化的标志性遗产,见证着一方水土的文明传承与艺术审美。

孝义古戏台的历史可追溯至金元,鼎盛于明清,根植于深厚的农耕文明与宗教祭祀传统。金代已有神庙乐楼记载,元代戏台形制成熟,三皇庙元代戏台为国内罕见的原址原貌遗存,脊檩“至正元年”墨书明确纪年,是元曲传播的重要实物佐证。明清两代,孝义商业繁荣、移民汇聚,戏曲(晋剧、碗碗腔、皮影、木偶)兴盛,神庙剧场遍地开花,“村村有庙、庙庙有台”成为常态,戏台从单纯娱神逐渐转向娱人,兼具祭祀、教化、娱乐、社交多重功能。其成因核心有三:一是孝义文化浸润,孝义因“郑兴割股奉母”“义虎救樵夫”典故得名,祭祀孝神、义神的庙宇遍布,戏台为祭祀配套核心建筑;二是戏曲生态驱动,本地碗碗腔、皮影戏、木偶戏独具特色,晋剧广为流行,催生大量专用与通用戏台;三是晋商文化助推,明清晋商往来带动物资与文化流通,富商捐建戏台彰显乡绅担当,乡村集体筹资建台凝聚族群共识。

现存古戏台50余座,含明代、清代、民国及近代若干,另有皮影木偶专用台12座。分布呈“沿河集聚、山村散落、神庙共生”格局,

梧桐镇、大孝堡镇、杜村乡、高阳镇、柱濮镇为核心密集区,兑镇、下堡、南阳等乡镇具存,山区村落戏台多依山就势、规模小巧。戏台90%依附神庙(龙天庙、三皇庙、天齐庙、关帝庙等),坐南向北正对正殿,形成“前后台殿、中轴对称”的神庙剧场布局,少数独立戏台位于村口、古街或集市,服务乡民日常观演。

建筑风格属晋西砖木结构体系,兼具元代粗犷、明清精巧与黄土高原地域特色,分大戏台、皮影台、木偶台三类。大戏台(神庙乐楼)多为单檐歇山顶/卷棚顶,面阔三间(7-11米)、进深五椽(7-8米),台基高1.5-2米,砖木梁架,灰脊筒瓦,琉璃吻兽点缀,前檐出抱厦,后檐封墙,金柱分隔前后台,功能分区清晰。元代戏台(三皇庙)梁架粗犷、斗拱硕大、飞檐平缓,保留早期木构古拙;明代戏台(小垣村龙天庙)形制规整、榫卯严谨;清代戏台雕刻繁复、装饰华丽,追求“雕梁画栋、金碧辉煌”。皮影台(专用)形制极小,面阔4-5米、进深4-5米、檐高6米左右,硬山卷棚顶,台口设影窗,楹联常见“一口道出千古事,双手操纵百万兵”,精巧实用。建筑细节暗藏声学智慧,三皇庙戏台八卦藻井、木构顶棚形成天然混响,无需扩音即可声传全院,被称为“玻璃戏台”,民国年间“不为看戏为看台”轰动汾州。

雕刻装饰是孝义古戏台的点睛之笔,集木雕、砖雕、石雕、彩绘于一体,题材丰富、工艺精湛。木雕集中于额枋、雀替、斗拱、隔扇、

梁架,多为“八仙过海、龙凤呈祥、花鸟鱼虫、戏曲故事”,三皇庙台口木雕栩栩如生,小垣村戏台雀替雕花玲珑剔透。砖雕见于照壁、山墙、墀头,图案含“福祿寿喜、吉祥纹样、孝义典故”,城隍庙乐楼砖雕古朴大气。石雕用于柱础、台基、栏杆,石鼓础、须弥座雕工细腻,天齐庙元代盘龙柱为罕见遗存。彩绘覆盖梁架、顶棚、隔扇,三皇庙戏台顶棚彩绘水浒108将,色彩鲜活、神态各异,清代原构彩绘历经百年仍清晰可辨。

孝义古戏台特点鲜明、独树一帜:一是形制多元,大戏台、皮影台、木偶台并存,专用戏台数量为孝义独有;二是文化复合,融孝义文化、戏曲文化、宗教文化、晋商文化于一体,是地域文化的“活字典”;三是技艺精湛,建筑、雕刻、声学、彩绘技艺集大成,体现古代工匠的高超智慧;四是活态传承,至今仍有部分戏台用于演出碗碗腔、皮影戏,非遗活态延续;五是乡土本色,依山就势、就地取材,黄土高原地域特色浓郁,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。

保护与修缮是古戏台存续的关键。20世纪后期,古戏台历经风雨侵蚀、人为损毁,部分坍塌濒危。近年来,孝义市秉持“保护为先、修旧如旧、活化利用”原则,构建“政府主导、专家指导、乡村参与、社会支持”的保护体系。完成三皇庙、天齐庙、城隍庙等处重点修缮,抢救濒危构件,修复雕刻彩绘,还原历史原貌。将濒危皮影木偶戏台迁入市皮影木偶

艺术博物馆集中保护,形成“北斗七星”布局,成为活态展示窗口。建立数字档案,对所有古戏台测绘、拍照、扫描,构建数据库,留存历史信息。划定保护范围,严禁私自拆改,严厉打击文物破坏行为,营造全民保护氛围。

古戏台的价值与意义深远。历史价值:见证金元至明清戏曲发展脉络,填补晋西戏曲史空白,是研究古代神庙剧场演变的珍贵实物;艺术价值:建筑、雕刻、声学、彩绘技艺代表晋西民间艺术最高水平,是古代艺术的“活标本”;文化价值:承载孝义文化基因,维系乡民文化认同,是非遗传承的核心载体;社会价值:古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,教化育人、凝聚族群、丰富生活,当代仍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阵地。

孝义古戏台荣誉加身,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省级文保单位,市级文保单位多处。古戏台入选“山西古建筑遗存”,其建筑与声学技艺被列入省级非遗,皮影木偶戏台被认定为“中国古代剧场珍贵遗存”。

历经千年沧桑,孝义古戏台依然屹立于黄土高原,飞檐翘角间诉说着孝义故事,雕梁画栋中演绎着古今传奇。它不仅是建筑遗产,更是文化根脉、精神家园,承载着过去、服务着现在、启迪着未来。保护好、传承好、利用好古戏台,让古老戏台重焕生机,让孝义文脉绵延不绝,是我们的责任与使命,也是对历史最好的致敬、对未来最美的馈赠。

